# 南雷文定

# 南雷文定四集目錄

## 卷一

卷二

卷四

# 南雷文定四集卷之一

山陽門人楊開沅較讐

## 明儒學案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功力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窮心則物莫能遁。窮物則心滯一隅。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

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兎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毋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閧之市可哀也夫某幼遭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某猶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蹻蹻夢蕫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鄆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某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

於先師言意所在。宏稍爲通融。某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宗旨正在於意。寧可不爲發明。仲昇欲某敘其節要。某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況於他人乎。某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淺深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朦朣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樿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

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然抄本流傳。陳介眉以謹守之學讀之而轉手。湯潛菴謂余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壬申七月。某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者。見學案而歎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乎。無何賈君死。其子醇菴承遺命而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歎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柔爾。此書何幸而累為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

補歷代史表序

自科舉之學盛而史學遂廢昔蔡京蔡卞當國欲絕滅史學卽資治通鑑板亦議毀之然而不能今未嘗有史學之禁而讀史者顧無其人由是而嘆人才之日下也憶余十九二十歲時讀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葢兩年而畢然付性魯鈍一傳未終已迷其姓氏者往往有之朱子云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固知余之魄弱也先忠端公就逮時途中謂某曰汝近日心麤不必看時文且將架上獻徵錄涉畧可也自後三年始

讀二十一史。因先公之言也。夫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亦無不備矣。然其間缺畧甚多。司馬遷創爲本紀志（八書即志）表列傳。諸史皆因之。後漢即有志而無表。三國表志並無矣。以南朝而言。晉宋齊梁陳皆無表。梁陳并無志也。以北朝而言。魏齊周隋皆無表。齊周并無志也。唐之志表極詳。五代既無表而司天職方二考。則律曆五行地理三志之畧。其他不能及。宋遼金元志表俱備。然據所可考者作表。不計詳畧。豈非讀史者之憾乎。是故杜氏通典鄭樵通志文獻通考皆足以補史志之缺文。而補表者古今以來無其

人也。宋謝翶嘗采獨行作秦漢之際月表今亦亾矣即以志而論傳世久遠亦多錯誤如漢律歷志統毋誤爲統法見月法誤爲月法見月日法誤爲日法至於除法尤爲錯亂余推冷州鳩七律方爲之改正後漢律曆志所列元紀部章之法以乾鑿度較之大槩不合同出於四分而鑿度可推曆志不可推其爲誤也多矣余友萬季野讀書五行並下弘羊潛計安世默識季野準之誠不足怪而尤熟於明室之典故詔修明史總裁令其以白衣領事見之者無不咨其博洽嘗補二十二史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欲與刊行

誠不朽之盛事也余憶崇禎已巳於陳眉公坐上遇許子洽有明館閣九卿表初成見之以為奇書此不過目前一代之考索而季野能追考於千載之上豈不謂尤奇耶嗟乎元之亾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亾朝之任史事者衆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 陳同亮刻胡傳序

春秋之不明久矣先儒亦多有辯說而終無至當歸一之論則以不得夫子作之之法也春秋雖因於魯史然魯史之所載其事煩矣夫子取其非常者而書之其常者聽其自爲魯史魯史初不因夫子而廢也夫子之春秋亦如後世大事記之類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其筆者卽今之春秋是其削者魯史不爲夫子所取者是其於魯史舊文未嘗有所損益先儒以爲於魯史全文有筆而無削其所筆削者在名稱詳畧之間以一字寓其褒貶然有此然而彼不然者不

能不附會穿鑿以求之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一也春秋雖因於魯史然亦有魯史所不書者則取列國之史以書之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取之以入所作之春秋也董狐南史皆晉楚之良史如趙盾弒其君此乘中之書法崔杼弒其君此檮杌之書法（南史楚史官執簡而往書齊國之事）夫子因而書之若謂由於赴告此時弒君者方當國其國之太史且見殺孰敢以之告鄰國乎故凡列國之事無當於魯者未必為魯史所書夫子皆取之於列國之史

者也而謂一一由於赴告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二也春秋有脫簡夏五郭公之類人皆知之由是而推焉知隱莊閔僖之不書即位桓公十八年中書正月不書王者十書二月不書王者三之非脫簡乎春秋有錯誤即以日食論之其間有過一月二月者有不及一月二月者以爲曆官失閏可也至于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之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之食其錯誤明矣由是而推焉知朝聘會同崩薨卒葬雩社禘嘗蒐狩城築之無錯誤乎乃必從而爲之辭此不知後來傳寫之失者三也自三傳降而胡傳其束縛於例

同也然而胡傳之例多與三傳異同如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善僖公能釋賢者之厄是也胡傳言會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失操縱之大權其事已傎矣若如所言以魯之弱欲使強楚聽命是責嬰兒以舉鼎也宋公終不能釋矣文哀八年歸邾子益於邾胡傳言見哀公遷善之倦改過之大哀公以吳師之廹不得已而歸邾子何遷善改過之有此皆不度時勢漫爲襃貶者也文如宣八年葬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明日日中而克葬孔

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夫日食且止況於雨乎而穀梁乃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傳背孔子之明訓從穀梁之曲說可乎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胡傳謂召陵之役善矣未幾而驕溢肆志於陳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而遽歸也夫假者僞也久假而不歸春秋所以無義戰而謂孟子善之乎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三傳皆賢之胡傳獨貶其以

讓國致亂是夫子嗚呼延陵季子之銘為不足信也至於夏時冠周月試觀從古典籍有冬正月夏二月秋五月春八月之文乎不辯而知其謬矣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曰宰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咺乃上士也故名之胡傳以為冢宰文何所據乎此皆背經之大者也其間陳言腐語不勝指摘成敗利鈍薀以理欲措之實用茲無頭緒經書元年數之始也體元調元非附會乎秋七月無事而書簡册之體也引易之乾元亨利貞以備四德非腐語乎故康侯之傳大槩

經生老儒之學於春秋無當也蓋以是爲經筵啓沃之資不得不出於是猶如誤書舉燭讀者未必無所補也吾友陳同亮於春秋窮探微旨證墜緝缺者百餘家以爲胡傳學宮之書世儒所習者唯此耳使能因是而疑焉始可與言春秋矣先是同亮之家先生嘗刻胡傳同亮又以春秋之地理釋以今名附之先以行世同亮所著之書尚有待也

## 黃山續志序

沈倉生任樵村累書招我爲黃山之遊是時老母年開九帙余不敢妄離左右及老母棄世而倉生云亡余亦衰老不能行腳以爲妄嚮爲山靈所杜也歲辛未以靳使君至新安遂入此山龍鍾曳杖一步九頓豈能窮極幽險令靳使君爲華陰令乎所冀牛背笛聲情人之約不以幽明隔斷則朱砂紫石便是葛洪臺畔耳適汪栗亭黃山續志告成屬余序之余未窮絫巒之形勝盡烟雲之變態豈能爲序然難違栗亭之意余閱道藏天下名山之志多入其中大抵膚妄

道士所爲其閒緣餙神仙之說半屬于虛近日叢林又各有寺志以山川佐其螺鈸村偈街談嘔穢滿紙又一變也曾見石奇雪竇志載方干之詩註其爵里曰元和狀元余不覺失笑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不遇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冥魂干其一也右奇以爲狀元庶幾可以慰干矣因戲爲一絕云元英詩句不銷磨十舉終難占一科死後奏名何足慰不如雪竇葬禪和觀此則其他可知矣眾亭學有師法故其爲志謹嚴聊爾詩文盡行汰去釋氏必九僧之亞方入簡編黃山面目還他本色

顧非他志比也有言黃山志定本栗亭既與纂修三十六峯寫貌曲盡寧留餘地以俟後人余謂不然山川有定形而無定情朝暮之變不知凡幾才人文士之胸懷正復汲之無盡後人之所見未必前人之所有鈞天之樂帝之所以饗百神也世智限心驚相告以爲寓言而已焉知至人不視如丘里之爼豆乎吾知一續再續猶不足以盡黃山也

汪扶晨詩序

昔吾夫子以興觀羣怨論詩。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謂之興。後世咏懷游覽咏物之類是也鄭康成曰觀風俗之盛衰凡論世採風皆謂之觀。後世弔古詠史行旅祖德郊廟之類是也孔曰。羣居相切磋羣是人之相聚。後世公讌贈荅送別之類皆是也孔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專指上政後世哀傷挽歌遣謫諷諭皆是也蓋古今事物之變雖紛若而以此四者爲統宗。自毛公之六義。以風雅頌爲經。以賦比興爲緯。後儒因之。比興强分。賦有專

屬及其說之不通也則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結有鴻溝南北之分裂矣古之以詩名者未有能離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處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興也言在耳目情寄八荒者可以觀也善於風人荅贈者可以羣也悽戾爲騷之苗裔者可以怨也汪子栗亭新安之才士於海內名流無一不交歲辛未余過黃山信宿潛口栗亭出其詩讀之古詩富健律詩妥貼名章迥句時時奔會而其情茶濁酒臨水送歸山陽聞笛一往情深至乎資良友之冥福梓故人之遺書爲世所稱也若栗亭者其亦可以羣矣慨自伐

木既廢五交之外復有泛交暴集之客出門遂忘姓氏講席之人在途即分車笠故其爲詩排比雕蟲都無意好要皆刻游者之所爲也禮不云乎溫柔敦厚詩教也栗亭之謂乎

曹實菴先生詩序

余至新安得交實菴先生其爲人淵渟岳峙望之使人意消英辭風發播於寰宇而處之若無嘶使君架上有先生珂雪詩爭本因携至舟中讀之其爲詩如江平風霽微波不興而汹湧之勢澎湃之聲固已隱然在其中矣世稱李詩得變風之體杜詩得變雅之體先生蓋兼有之余順流而下惟恐瞬息瀍浦不竟先生之集也今之爲詩者曰必爲唐必爲宋規規焉俛首蹜步至不敢易一辭出一語縱使似之亦不足貴於是識者以爲有所學即病不若無所學之爲得

也雖然學之至而後可無所學以無所學爲學將使魏晉三唐之爲高山大川者不幾蕩爲丘陵糞壤乎故程不識之治兵也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軍不得自便敵不敢犯李廣行無部曲行陳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敵卒犯之無以禁即學詩者之明驗矣先生之詩以工夫勝古今諸家揣摩畧盡而後歸之自然故平易之中法度歷然猶不識之治兵也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謂之有所學可也謂之無所學亦可也先生之鄉有馮汝言先生者輯漢魏六朝詩紀衣被天下江山寂

莫天未酬其藝苑之功學者疑焉顧百年以後淸淑之氣萃於先生今而後亦可以釋然矣

陸石溪先生文集序

余友陸珍俟捧石溪先生遺文見咨論序余嘗讀嘉靖實錄以大禮廷杖知先生之直諫又讀豐考功易經世學多引石溪氏說知先生之窮經今讀其文集知先生猶未盡也先生諱釴字選之別號石溪父儞按察副使副使四子長釗廣西按察使次鏜次先生次釴山東督學副使先生舉進士爲刑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副使遷河南叅政廣西按察使廣東布政使以內艱歸卒於家肅皇時肇興禮樂銳意復古先生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手

敕時降大宗伯取定先生方敢上聞册九嬪議郊祀皆因時制宜折衷羣言其有古制不載史傳闕文先生變通其間如親蠶儀注上問通贊引禮女官何等冠服先生曰后之親蠶猶上之耤田也以此比例耤田之通贊爲大常卿引禮爲寺丞則蠶壇之通贊女官冠服當三品引禮女官冠服當六品上從之著爲令劉丘祭器先生以爲器用陶匏犧樽則製作像牛穴背置酒罏峯以爲簠簋當用金銀犧樽則畫牛樽腹以先生爲不知禮不知後世有穴地得古器者皆象形爲之詩註云畫牛於腹者誤也簠簋宗廟之器

未嘗用之郊社先生之於禮亦有宋陳彭年之亞也其議徭獞不能爲廣西之害苟撫之以恩亂無由作夫徭獞亦人耳韓襄毅斬刈之如草木觀先生之言知其爲忍人也先生論詩謂宋弗能唐唐弗能漢魏其似者宋之唐唐之漢魏耳斯言出而抑揚黃華者厭然消沮故其挽羅峯與李中溪敘别諸詩酷似王盧溪之送胡邦衡蓋國家之元氣也豈以時代論哉其解尸虫文楊子之反騷也勵君子文朋黨之廣論也嘲謗者文釋言之餘響也余選明文近千家其間多有與實錄異同蓋實錄有所隱避有所偏黨文集

無是也。且實錄止據章奏起居注而節畧之二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詳也。即如永嘉。非先生之詩文亦惡知其恃寵妬賢如此。所謂齎詔魂於下泉者何必在史官哉。

## 陸鈐侯詩序

甬上陸鈐侯以雙水詩草示余求序。讀之終卷。其古詩似康樂。律詩似許渾。纏綿而有情。感慨而多致。排比之間。自然不假人力。顧千鎚百鍊所不易及。鈐侯爲亾友文虎之諸子。文虎之詩。棊兀聳蕩。時見斧鑿。文虎之才力。鈐侯之工夫。各不相蒙。要之皆詩人。非俗人也。詩也者。聯屬天地萬物而暢吾之精神意志者也。俗人率抄販模擬。與天地萬物不相關涉。豈可爲詩。彼才力工夫者。皆性情所出。肝鬲骨髓。無不清淨。呿吟謦欬。無不高雅。何嘗有二。卽如君家詩人魯

望以幽艷易晚唐之纖巧放翁以圓熟易豫章之麤豪爲藝文未墜之領袖不必出之一偶一轍也世人多喜雷同束書不觀未嘗見大家源流之論作半呑半吐之語庶幾蘊藉以爲風雅正宗不亦寃乎近來黠者取宋元詩餘抄撮其靈秀之句改頭換面以爲詩見者嗟其嫵媚遂成風氣此又在元遺山所謂薔薇無力之下矣昔人云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思路太熟則必雷同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首詩無一相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徑不由即自己思路亦必滅竈而更燃也鈴侯之詩遠有端

緒自鄒南以至石溪文虎代有詩人幾如劉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七十人並能屬文豫章詩派取諸四方鈐侯取之其家而有餘矣文虎詩文尚未行世昔語杲堂令其與萬悔菴合刻此願未了思之腹痛鈐侯當亦如余也

## 金介山詩序

古人不言詩而有詩今人多言詩而無詩其故何也其所求之者非也上者求之於景其次求之於古又其次求之於好尚以花鳥爲骨烟月爲精神詩思得之壩橋驢背此求之於景者也贈別必欲如蘇李酬荅必欲如元白遊山必欲如謝飲酒必欲如陶憂悲必欲如杜閑適必欲如李此求之於古者也世以開元大曆之格繩作者則迎之而爲浮響世以公安竟陵爲解脫則迎之而爲率易爲渾淪此求之於一時之好尚者也夫以巳之性情顧使之耳目口鼻皆非

我有徒爲殉物之具寧復有詩乎吾友金介山之詩清冷竟體姿韻欲絕如毛嬙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婦人鬭好一舉一動無非詩景詩情從何處容其模擬讀之者知其爲介山之人知其爲介山之時而已昔人不欲作唐以後一語吾謂介山直不欲作明以前一語也故介山胸中所欲吐之語無有不盡不以博溫柔敦厚之名而嶄世人之好也雖然介山其亦何能盡乎雷霆焚槐天地大絃萬物之摧拉搖盪者寥寥而爲窮苦愁怨之聲不啻風泉之瀟聽矣介山能無動乎將一一寫之以爲變風無有也且不特介

山古之能自盡其情者莫如淵明然而述酒等作未嘗不爲廋辭矣此亦溫柔敦厚之教見於詩外者也

# 姜友棠詩序

古今之稱詩者多於麻竹然而傳至於今者寡矣傳至於今而爲人所嗟嘆而不能已者益又寡矣此無他則爲人爲已之分也蓋三百篇大抵出於放臣怨女懷沙恤緯之口直達其悲壯怨譎之氣初未嘗有古人之家數存於胸中以爲如是可以悅人如是可以傳遠也夫亦如飄虛之風鳴秋之蛩百物之相軋相應而成聲耳顧今之爲詩者才入雅道便涉藝門浮雲白日摘爲古選青枝黃鳥拈爲六朝紛紜膠膈自錮其靈明無非欲示人以可悅耳不知昔人之所

以上下於千古者用以自治其性情非用以取法於章句也姜白石云異時泛閱衆作病其駁也專志於晉直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爲得夫無所學則爲已矣吾友姜友棠之爲詩也自出機軸其窮愁感慨若閒雲之卷舒怒圣之淜湃不知其然而然以成其爲友棠之詩而已知之而嗟嘆之者雖吾黨鄭禹梅周弘濟數人其於時風衆勢有所不計也吾里左近有永樂寺先州判茂卿講學之所也友棠讀書其中翠色冷光日相映射故友棠之詩愈昌永樂寺在元則柳道傳戴九靈之

詩蹟可尋在明則王文成徐曰仁之風流未散今又得友棠之吟咏吾里之山川庶不寂寞矣

## 蔣貞一詩序

今之論詩者。誰不言本於性情。顧非烹鍊使銀銅鉛鐵之盡去。則性情不出。彼以爲溫柔敦厚之詩教。必委蛇頹墮。有懷而不吐。將相趨於厭厭無氣而後已。若是則四時之發斂寒暑。必發斂乃爲溫柔敦厚。寒暑則非矣。人之喜怒哀樂。必喜樂乃爲溫柔敦厚。怒哀則非矣。其人之爲詩者。亦必閒散放蕩。巖居川觀。無所事事。而後可。亦必茗椀薰爐。法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蕭然如睹雲林海岳之風。而後可。然吾觀夫子所刪。非無考槃丘中之什。厝乎其間。而諷之

令人低徊而不能去者。必於變風變雅歸焉。葢其疾惡思古。指事陳情。不異薰風之南來。履冰之中骨。怒則掣電流虹。哀則凄楚蘊結。激揚以抵和平。方可謂之溫柔敦厚也。吾友萬貞一牢騷歷落之士。其學主於經術。博覽强記。未嘗刻意繕性。字櫛句比。以詩人自命。召八翰林蒞苒十年。史館詩之所自出也。庶幾可以專心致志矣。顧一時同召者皆借途以去。而貞一獨任其勞。成崇禎長編百餘卷。列傳若干卷。短檠木榻。筆退成塚。豈暇爲詩。既而晨炊欲絕。自請外補斗大一城。鵠面蒼生。旱蝗孑遺。撫循委曲。繼之涕泣

又不忍爲詩嗟乎貞一風塵困頓鍛錬既久觸景感物無一而非詩則以其不暇爲不忍爲者溢而成之此性情之昭著天地之元聲也豈世人心量手追如何而漢魏如何而三唐所可比擬者哉雖然貞一亦憶當年訪我黃竹徒步往來野橋村店高歌泥飲時乎今俯仰垂三十載市朝興味既不能或過幸天假吾年以待子歸來尋此舊游一唱一和所得必有異於是者矣

## 馬雪航詩序

詩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來詩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蓋有一時之性情有萬古之性情夫吳歈越唱怨女逐臣觸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興觀羣怨思無邪之旨此萬古之性情也吾人誦法孔子苟其言詩亦必當以孔子之性情爲性情如徒逐逐於怨女逐臣逮其天機之自露則一偏一曲其爲性情亦末矣故言詩者不可以不知性夫性豈易知也先儒之言性者大畧以鏡爲喻古色妖露鏡體澄然

其澄然不動者爲性此以空寂言性而吾人應物處事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若是乎有物於中此安不安之處乃是性也鏡是無情之物不可爲喻又以人物同出一原天之生物有參差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遂以疑物者疑及於人夫人與萬物並立於天地亦與萬物各受一性如薑桂之性辛稼穡之性甘鳥之性飛獸之性走或寒或熱或有毒無毒古今之言性者未有及於本草者也故萬物有萬性類同則性同人之性則爲不忍亦猶萬物所賦之專一也物尚不與物同而況同人於物乎程子言性卽理也差

爲近之然當其澄然在中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無有絛理可見感之而爲四端方可言理理卽率性之爲道也寧可竟指道爲性乎晦翁以爲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亦是兼人物而言夫使物而率其性則爲觸爲嚙爲蠢爲焚萬有不齊亦可謂之道乎故自性說不明後之爲詩者不過一人偶露之性情彼知性者則吳楚之邑澤中原之風骨燕趙之悲歌慷慨盈天地間皆惻隱之流動也而況於所自作之詩乎秣陵馬雪航介余族象一請序其詩余讀之清裁駿發膚映篇流不爲雅而爲風余從象一得

其爲人以心之安不安者定其出處其得於性情者深矣如是則宋景濂之五美又何必拘拘而擬之也

## 謝莘野詩序

余於近日交遊之詩其心弊者曾弗人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李元仲如嵩岳嫁女所用非世間器物咸援耳如天寶宮人話舊針縷俱帶酸恨杜於皇如洛水遊神縹緲止見覺棠澹歸初如琵琶妓邂逅樂天及偏行集出便似村僧沿門弄鈸矣然此數子者當今不以爲詩人也曾憶與陳令升剪燭論詩頗有短長余曰浙東之詩看他好處不出浙西之詩看他不好處不出令升日看他不好處不出此言尤毒如此做去更自轉身不得所謂五百年墮野狐身也相與

一笑顧近年以來浙東風氣一大變畧舉如鄭禹梅萬貞一陸鈊俟姜友棠周弘濟裘殷玉謝莘野諸子要皆稱心所出瑕瑜不掩鐘嶸謂謝朓一章之中自有玉石正不相妨市賈燒米汁為水玉晶瑩以悅婦孺可謂無瑕之玉乎雖其有瑜有瑕自然英青乃為眞耳莘野秦川貫公子而遭逢易代頗傷哀樂昌黎言讙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似乎聲以哀為主夫詩者哀樂之器也假令琴瑟之聲可哀而不可樂五聲不備是為竅器莘野之詩叙喪亂而悽戾逢公讌而綺錯能備五聲者也與諸子日新月勵余之一

藝再藝文何必越濤江而求也

# 空林禪師詩序

東浙宗風之盛始於周棄門先生湛然澄密雲悟皆緣之而起其推波助瀾者則我外舅棐六桐先生故兩家大弟子拄杖埋頭鉢盂開口以姚江爲故里是時姚江傳海門之學者有沈求如史子虛史子復管霞標蘇存方皆以學佛知儒自任密雲之弟子亦無能出幅巾之右數君子之所最郏者於密雲門下爲空林空林亦遂從數君子把茅四明之白水此叅彼證蘭欣柏悅余訪之於山中再訪之於城隅至丙申同避兵灾於外家內弟敬兩垓賁藏書以刻準提咒

宗林呵之曰汝輕先人手澤佛豈福汝其議論非學佛者所有頗好吟咏信筆矢口無所持擇雖語有纖細而俗情不入不可以詩家規律律之夫寒山拾得村墅屋壁所抄之物豈可與皎然靈徹槩其笙簧然而皎靈一生學問不堪向天台炙手則知餘聲成文彫音作蔚者非禪家本色也佛法下衰張王李趙之流無不稱某宗某代而以任持為事五山十剎私為一家產業衣鉢之資磬於宰官之請書兩不相下則此守彼攻各暴凶倖隱慝索是非於黃塵帝馭之威不敵伍伯亦有憑陵廢寺聚虔婆頂老十餘人卓杖

搖唇稱爲上堂出世旁觀爲之嗢噱空林自序密雲記荊以來痛折時風唯與二三叔子羼兀空山同門郎欲牽挽資其道價不可得也嗟乎豈非法海狂濤中之一底柱乎余嘗集其詩數十首付其弟子師賢已忽忽忘之辛未四月余自新安返師賢巍來欲刻其詩且求爲序念在外家相對時已三十六年矣數君子之遺風流韻不及一世而斬而方外師弟猶能拳於楸栢之實後是可嘉也空林名智遠崑山朱氏子

# 綠蘿菴詩序

中洲禪師住持黃山之慈光寺余至寺中值師他出明日天雨枯坐取師綠蘿菴詩讀之淒風拂林鳴絃瞑磬似無意爲之而未始不工也其天竺之陰何乎師聞余至亦遂還山遇之於潛口屬余序之余雖與師傾蓋然師曾王鹽官國師道場鹽官爲余舊遊地師之所與唱和者非余之門人即故人也憶鹽官之爲詩者雖多而其欬唾相薰無日不談者亦可屈指朱止溪論詩甚嚴以賦比興爲繩尺陳令升喜蘇詩共罄胸懷誰云猜忤陸氷修善於應捷譬之朱漆雖

無楨幹而有光澤查二南幽夜逸光不耐曉日朱人
遠揣摩之才其於家學頗爲轉手陳子文翩翩書記
以書法佐之固當世之嵩㴱也陳敬之輕誕自矜未
見涯涘查夏重自黜返吐詞清拔查德尹塡詞入情
而苦纖媚李是菴佛火消寒未泯俠骨可謂盛矣有
婦人焉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庶乎師詩之美也師
家京口巳亥之變百口舉遭縲絏師以三尺童子直
其誣未幾而父歿三年廬墓遯跡方外夫身當患難
去死毫釐人世怨毒酸苦之境蹈於心坎則其發之
爲詩當必慷慨而不可收拾彼祕演惟儼身處無事

之地尚有不平之鳴顧師之為詩歷然雅體何其得性情之正乎此蓋得之心行路絕之後而非師友之所能助也

蘄熊封遊黃山詩文序

文人與山水相爲表裏。豈故標致以資談助也。其相通之處。非徒有精靈實顯體狀。此酬彼答。不殊形影。睇者以爲山川不能語。藉語于文人。文人亦無不喜遊山川。豈其然乎。凡洞天福地。皆有幽宮神治。以慧業文人主之。彼慧業文人者。即山川之神也。英爽勃犖。如崆峒之粉堞。清甃。嵩山之秋夜杵聲。峨眉之佛現。廬山之聖燈。紫蓋之白雀。張文潛言道士齊希莊居王屋山。夜聞百物有聲。晨出視門外。人迹無數。又見兩髻童子。黃裳衣綠帶。自有光。貌不類人。武當學

道者常百數學者心有隆替輒爲獸所逐似此者不可枚舉可謂山川不能語乎昌黎禱衡山而泉峯爭出東坡在登州而海市秋現鄒志完過永州澹山巖孤鳴山川與文人相酬答固未嘗徒付之冥漠不可見聞也自康樂柳州以後世無遊人久矣塵聲俗軌綿絡累紙如遇王嬙豈不言好以毛延壽之筆唐突脂粉山靈不受汝阿諛也左思云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彼一條界破青山色非徐凝之惡詩耶誠不如絲竹管絃猶爲不惡昔同萬履安山行履安疲曳莫前余諧之曰當罰讀遊與一過遊與者近時文人

所爲記也與徐凝一例即文人喜遊山川山川豈喜此等文人遊乎請廻俗士駕松聲鳥聲水聲無不作是語矣新安靳熊封使君寄我遊黃山詩一卷記一卷詞情俱美汪目抽心晶照巖壑不特爲士林之矜奬山川亦與之酬答矣夫黃山之雲海天馬白猿神鴉固山靈之體狀也遊者非其人莫見嘗遇一端亦足爲豪使君之來集于倉卒豈非山靈之意所以待昌黎東坡志完諸公者待使君乎神且弗遣其無作尋常遊記觀可也

鄭蘭皐先生八十壽序

康熙辛未十月十八日鄭蘭皐先生八十誕辰聞孫復之挐舟黃竹浦乞余壽言余於先生六七十俱嘗有言矣惟是先生炳然之節粹然之養固有累言不盡者袁公安曰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覔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覔之亦不得此爲常人言也君子一生閱歷如積金玉壽彌高積彌多舉之盡足爲世寶詎與庸庸晷景同其銷歇先生値事會多故之時涵養稍未純幾微稍未化非激則隨先生泊如恬如而其中之確

如者。又未嘗少踰乎銖黍。故其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一以守道自重。出處較然。當崇禎時。以科目不得士。行積分之法。優者臺省。劣猶郡縣。同輩多由之出仕。先生以時不可爲。退守初服。金陵立國。當事欲挽先生。先生曰。豺狼當道。舉目將有山河之異矣。寧可褰裳赴之乎。會稽之守。以監軍副使徵先生。先生與扳帥不咸。移疾而返。其難進易退。此一時也。桑海之交。波路壯闊。閉門聽難之時。臧否不立。先生沈名於桑柘。弋者何慕。文一時也。令子登朝。封加翰苑。以故國遺老。羽儀當世。子孫皆有文章大名。爲時所宗。而先

生藥欄竹塢參差蔚會臨之以草堂樊之以槿垣新詩間作輕禽短業倘識音光蔗境彌甘薑境彌辣文一時也余嘗謂吾人之應世種種不齊時有常變勢有順逆德有剛柔類有邪正然此中各有自然之天則惟氣質未融私意未化不能虛以適變不免參以已意故有形迹可指不能合夫天德乾則是純陽謂之龍德蓋渾然太虛之體故能隨時變易與世推移或潛而潛或見而見或飛躍而飛躍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自無形迹可指不露圭角故謂之無首者此也先生之所得於易者深矣

## 唐氏家譜序

沈約魏收爲史自敘其先世附合乖謬人以謂誣其祖也故敘家譜者未有不以此爲戒是故誣祖之罪甚於忘祖然今日譜之爲弊不在作譜者之矯誣而在僞譜之流傳萬姓芸芸莫不家有僞譜歐陽文忠曰渤海之後獨見於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蘇文公曰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再不可紀夫歐蘇二氏其源流歷然者尚有不可紀之世次而僞譜不問其地之南北不考其年之上下一槩牽合某世以至某某世纚聯珠貫至使祖孫倒置蛇首

人身。其有名公墨蹟、內府璽書者、尤市兒之狡獪、無識之世寶也。嘗見一巨子構得僞譜、視爲信貨、據之以改舊本。不亦寃乎。夫世之爲巨子者多矣。然亦不始於近世也。六朝碑版、實爲濫觴。如庾信銘張、則原張仲張談碑辛、則援辛有辛參。徐陵言侯氏、則美夷門序歐陽、則引渤海。斯乃眩詞滅質、徒駈烟墨、又何怪。凡偶之不能質確乎。武林唐殿宣聖廑廷陳從余遊。出其家譜請序。唐氏爲直臣子方之裔。其世次不可紀。其可紀者殿宣以上九世耳。吳興固有唐氏譜自陶唐而下凡百世。其世次縷覼古今唐姓之顯者

燦然一貫殿宣以爲僭故不從而別自成之殿宣之譏可謂加人一等矣或曰唐氏九世始遷之祖也祀可止於是譜不可止於是也曰歐陽氏之譜亦九世蘇氏之譜止五世何謂其不可也或又曰唐氏九世以上其顯者如林胡僅存其隱約者乎曰余觀李空同之譜其傳四世之事不越農瑣彼以門第相高者豈能及之二惠競爽是在殿宣兄弟而已矣